

巴比塞著
徐懋庸譯

斯大林傳

傳記叢書之一
新知書店印行

斯大林傳

著 塞 比 巴
譯 庸 懋 徐

新 知 書 店

斯大林傳

元 價 實 冊 每

塞	比	巴	者	著
庸	懋	徐	者	譯
店	書	知	者	版
		新	版	出

慶 重 · 海 上

印 翻 准 不 · 有 所 權 版

版 初 滬 月 六 年 五 十 三 國 民 華 中

引 言

莫斯科和那橫跨歐亞的大俄羅斯的中心，是紅場。紅場的中心，是一座墳墓。在那睡著已經復活似的列寧的墳墓上面——有五六個人，一排站定，稍隔幾步看起來，他們的模樣兒彼此都差不多。

四周，大批整齊的，蟻隊似的羣衆，忽而集合，忽而散開的紛動着，好像從地下爬出來又爬進去。這也許是一個什麼儀式，繽紛地從廣場的一邊，向另一邊伸長，擴大着；一列無盡的隊伍，飄揚着滿是字號和標語的紅布，紅的網——獵獵作聲的旗幟。也許，這是一個盛大的運動游藝會，五光十色地如同一個花園似的行進。或者，這是當世最偉大的軍隊的集合，紅軍的隊伍，排成長方形。

這邊，從那邊，人們都能切近地看見那在行進中的，雜色的森林的若干部分：移動着的刺刀的閃光；或者是青年男女的行列，或者單是他們的魚貫的臉子，顯着高傲和幸福，發着笑，放着光。

2148

這裡的騷動了多時的能够思想的波浪，（註）和那從密集在克里姆林宮的鋸齒形的牆邊的演說臺旁的羣衆中間反射過來的熱情，激起一陣有一個中心的，喧嘩和叫喊的怒濤。這時聲形成着這樣的着實的字眼：「斯太林！」「同志斯太林萬歲！」站在列寧墓上的那一批裡面，有一個人，手尖碰着帽沿，或者舉起不成直角的手臂，攤開了手掌，揮動着。這人穿着一件寬大的軍裝外套，但是並不因此顯得跟旁邊的別人有什麼兩樣。

這人就是中樞。這人，就是在莫斯科周圍的版圖上大放光明的一切事物的中心。

他的相貌——雕像、畫像、照像——傳遍蘇維埃的大陸，跟列寧的修貌同樣流行，而且總跟列寧的在一塊兒。一個工廠，一個營房，一個辦公室，一個店頭，倘不在一張美麗的社會主義統計表（反宗教的圖畫）和鐵刀抱着鎚子的國徽中間，用紅顏色做背景，掛着他的圖像，那簡直不好算是一個地方。最近，在俄國和各聯邦共和國的無論何處的牆壁上，所揭的一幅告示上頭，大幅地加印着兩個死人和一個活人的側像：馬克斯、列寧、斯太林。此外還有千萬萬勞動者和知識份子的房間裡，少有不掛斯太林的圖像的。

你所愛的或是你所恨的，這佔着世界六分之一的一的民衆，這新的民衆，它有着這樣的一個頭兒跟腦兒。

幾個鐘頭之後，是吃中飯的時間了。（這在俄國是很亂的：許多「負責的」要人，往往隨着職務的時間而定）。今天，你若高興，就算是兩點鐘罷。

（譯者註）這是指紅場中的羣衆的。

克里姆林，是一所顏色鮮明的強固的堡壘，一個矗立在莫斯科中心的壯麗的小城市。在建着塗了紅綠兩色的粗獷的城樓的，高大的圍牆裡面，那完全是一座滿佈着古代的金頂的教堂和舊式的宮殿的城子。（也有一所新的大宮殿，那是十九世紀羅曼諾夫族的一個富地主所建，樣子像一個卡爾登旅館。）

在好像鬧着教堂和宮殿的展覽會的這克里姆林宮中，你看，在某一宮殿的腳邊，有一所三層的小屋。倘不經人指點，你決不會注意到它的這小建築，廁身於宮殿之羣裡面，它先前原是給沙皇的內侍住的。

我們走上掛着白色亞麻布的窗簾的第一層樓去。這一層的三個窗子，就是斯太林的住所的窗子。在很小的入口裡，我們頂頭看見一件掛在軍帽下面的軍裝外套（*Coat*）。屋子裡面有三個房間和一個食堂。房間跟二等旅館裡的一樣簡單。食堂是橢圓形的；吃的飯，是外面的館子裡送來的，或是一個女用人燒的。倘在資本主義的國家裡，就是一個中等的職員見了這種房子和飯食，恐怕也要皺眉，不堪其簡陋的。一個小孩子在屋角落玩耍。大兒子傑斯契加晚上睡在食堂里，把一隻長椅子當做眠床，小兒子睡在一個小房間裡的一張床上。

我們的主人公吃好了飯，坐在靠窗的圈椅裡吸起煙來。他永遠穿着同一套衣服。說是制服麼？那是誇張了一點的。只好說是穿制服的表示：比一個尋常的兵士所穿的還來得簡單的服裝：長靴，馬褲，直襟的 *smoking jacket*。我們記起看：不，從來不曾看他穿過別樣的服裝，除非在夏天，換上白色的亞麻布。他每月有幾百盧布的進款，還在共產黨的官吏的微薄的薪俸中要算到頂的。

了。（大概值中國三四百元）。

是不是這個啣着煙斗的人的那雙外國風的，略帶亞洲式的眼睛，給他那副很粗糙的臉上加上了一層諷諷的神氣呢？他的眼光中的一種表情和他們肌肉，使人相信他常常微笑，或者說他快要笑了，從前，那「另一個人」神氣也是這樣的（註）這與其說是那對略帶褐色的眼珠的緣故，不如說是那雙時常繃緊的眼皮的緣故。與其說是那獅子臉的皺變的緣故，（雖然他具有這種皺變的），不如說是那農民風的精明狡黠的緣故。總之，他十分良善地很容易發生微哂和大笑。他很少說話，——他也能夠談論起你偶然向他問起的一個問題，至三個鐘頭之久，而一點不模糊。比起說話來，他更愛發笑，甚至於捧腹大笑。

這人，就是我們的同時代人裡面的第一個重要人物。他領導着二千一百萬平方公里上面的一萬七千五百萬人民。他有無數親密的同志。這些人無不愛他，信仰他，需要他，而且形成着一個擁護他，和推崇他的集團。他在歐洲和亞洲，在今日和明日，都佔着很高的地位。這是一個最被世人注目，却不大被了解的人。

加里寧說：斯太林的傳記，好像就是俄國勞動者革命運動的極重要的一部分。

而且是很完整的一部分。你無論走到那裡，凡是知道這運動的人物，都會用同樣的話，告訴你同樣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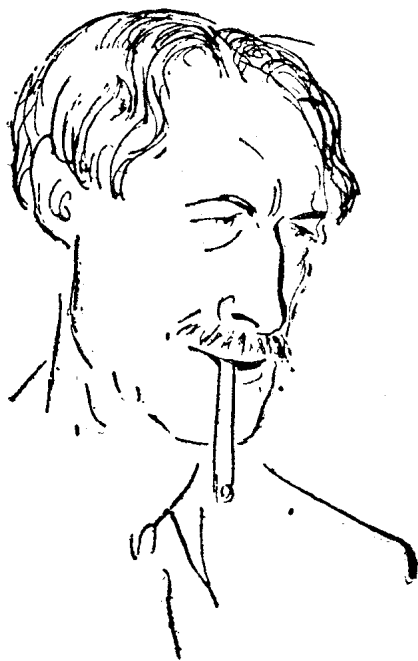
這個投身於一樁大陸的事業的人，這個從他身上可以看出整個世界和各個時代的政治的門

（譯者註）這一句中所說的「另一個人」，就是列寧。

士，要把他的精神明白表現出來，是一件極重大的事情。把他的一生研究起來，我們就插足於「新的」歷史，我們走上新的道路，我們到達了人類的聖經所不曾發表的種種境界。材料還不斷地增加着，積集着。在這變革的局面中所包含的全部材料，簡直使人覺得太多了。在這熱烈的，而且可怕的，完全活生生的百科全書中，我應該分割一下，從連續的斷面圖中去找頭路。

這就使我們觸着了不但是一時代的——而且是萬世的最大的問題的中心，有史以來就那樣受着苦難的人類，前途究將如何呢？人類所能希望的幸福的分量和世上的正義的分量，究竟將到什麼程度呢？全球之上，二十萬萬人的希望，究竟是怎樣的呢？

這問題發生於（人類的）下層。它被許多想用正當的地震改革一切的近代發明家所提起，所解決，所現實化，而我們眼前的這人，便是（那些發明家的）代表。



Henri Barbusse 像
V. Milachewski

CAB32/00



林 大 斯

目次

引言

第一章	沙皇治下的一個革命者	一
第二章	巨人	二七
第三章	鐵腕	五六
第四章	民族的團結	七九
第五章	初層的基石	九七
第六章	寄生的戰爭	一三八
第七章	偉大的口號	一六九
第八章	農村	一九四
第九章	明天做什麼	二一七
第十章	兩個世界	二二四
第十一章	把鹿的人	二四六

第一章 沙皇治下的一個革命者

是在戈里(Gori)——喬治亞的一個好像鄉村的都市裡，是半世紀多點以前——一八七九年。一個名字叫做約瑟夫的孩子，誕生在一所陋屋裡面，這屋有許多尖角，幾堵磚造的牆基，屋身是樹的，屋頂是板的，在正面，有一頭門，在後面，有一個通地窖的洞。四週的景象也是毫不漂亮的。屋面前橫着一條硬石鑲嵌的小街道，路的另一邊，是一排修繕得不很整齊的，而且剝落着種種管子的板屋。街上的石子中間，陷成着一道河床。

母親加德琳，臉子漂亮而嚴肅，有一雙黑眼睛，（黑得好像兩個黑色的傷疤似的從周圍的眼皮中突了出來）在最近的許多照片中，我們看出，這罩着黑色面幕的方正的臉孔，是某種年齡的高加索女人之中的舊式而嚴正的一類。父親維沙里洪·杜卡徐維里，本是蒂蒂，里羅村人，以補鞋為業。他在離故鄉不遠的提夫里士——喬治亞的首都——的一家鞋店裡辛苦地工作。如今在某一博物院裡，人們可以看到被他用得破舊了的一隻用繩子糊着的凳矮。這是一個不幸的人，教育受得很少，却是個好人。他送約瑟夫進戈里的一個小學，（樹蔭環繞，好像一個農家的一所小房子），後來又送他進提夫里士的中學——這就是說，他對於兒子，實在是盡心竭力的了。

後來：「我參加了革命運動，那是十五歲的時候，我跟發現於外高加索的俄國馬克斯主義的祕密團體發生了關係。這些團體給我很大的影響，使我愛好起祕密的文學來了。」他自己這樣說。約瑟夫·維沙里諾微支視察他的四周。人類裏面，大部分是承認了法定的權威，不聲不響的遵命奉行着。這就是塔西特（註）所說過的一羣。塔西特還說，全靠了這批閉口的市民，「一切事情才能做成」。另外有一批，佔極少的少數的，却要非議——他們不承認一切。

於是他留心看着，聽着。

喬治亞（連着阿美尼亞和亞才倍疆）在高加索的南部，黑海和裏海之間，形成着外高加索。在一番很悠長很英勇的歷史之後，喬治亞（當基督教徒對土耳其人最後一次「進軍」的時候）失去了它的獨立，而在十九世紀初葉被併入了俄羅斯帝國的版圖。雄踞聖彼得堡的俄羅斯的中央，努力要消滅這國家的民族性，使它俄羅斯化，如它在這帝國的大集團的不調和的各部分所做的那樣——而且依照各大國對付其殖民地和屬國的傳統的辦法：作為宗主國的，開始為吞食，然後試用種種人工的方法迫使同化，而且主要的辦法總是虐待和迫害。（在俄國的各處，沙皇一味的完全剝奪人民的自由，儘量剝奪人民的教育）。所以統治像喬治亞那樣的異民族，其實就是蹂躪他們。那時有人說：「高加索民族只能享受一種權利——被審判」。他們只有一種自由——歎苦，但又只准用俄國話歎說。在這種情形之下，從這直接附屬於俄國版圖的殖民地裏面，終於發生了

（譯者註）Tacite 據譯者所知有兩個，一為拉丁的歷史家（55—120 A.D.）一為羅馬皇帝（200—274 A.D.）。這裏所說的不知是那一個，大約是前者。

以求喬治亞之自由平等爲理想的民族主義的思潮。但是因爲有許多的人種不但雜居在外高加索，而且雜居在喬治亞，所以問題變得很複雜。在喬治亞的，有喬治亞人，有阿美尼亞人，有土耳其人，有猶太人，有庫爾特人，還有十幾種別的民族，這些各式各樣的民族，同樣處於俄國的壓迫之下，却是彼此之間，互相敵對地生活着。要是做得到的話，他們不但要攻擊彼得堡的監督人，而且要互相攻擊的。

除了這種後來逐漸團結成一個相當堅強的「聯邦主義」的政黨的，舊的分離主義的傾向以外，也有着社會主義的運動。

在俄國發生了反應的一切集體的爭自由的偉大思潮，在高加索也很快的發生反應了。

一八五六年，克里米戰爭失敗之後，（開發民衆的靈魂的，往往總是戰爭）。那種使俄國停留於比歐西各大國較爲特殊的，野蠻的特權的情況之中的專制主義，引起了反動。傾向較好的布爾喬的改革者，注意起從西方來的那種光明來了。

一八六〇——一八六九：幾項的改革給這種傾向一點滿足，如農奴制度的廢除，地方議會（*Zemstvo*）的設立，司法制度的改良。但是這些表面上似乎很動人的改革，並不使實際情形有所改善。農奴制度的廢除，根本不是基於公正的理由，這首先是爲了財政上的原因，其次，是爲了大地主的利益，又次，是由於政治上的動機：「爲了使農民的解放運動不至從下層自發起來」（沙皇自己的話）。由於這種幻滅，這種欺騙，就發生了激烈的民粹派運動（*Narodniki*）。這回不再是受西方的影響了，反之，現在是回到俄國的特殊傳統制度，如「米爾」（*Mir*——農村公

社（阿爾退爾（Auer）——勞動組合），就由這途徑，俄國的民衆「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的苦難而到達了社會主義」。這個民粹主義的大時代，（當時的組織有：土地與自由社民衆的自由社等等）是一八七〇——一八八一之間。在這時代，民粹主義者，即歐洲人所稱的虛無主義者，拚着性命，用炸彈和恐怖的暗殺手段，對付冬宮的專制魔王們的統治。後來，因爲一八八一年亞歷山大二世的被害，警察的壓迫摧毀了民粹主義的組織，於是這種主義，只能殘存在文學理論裡而了。

年紀很輕的時候，列寧就常常出席民粹派的集會。他的哥哥亞歷山大，是民衆的自由社的一分子，於一八八七年被絞死了的瑪麗亞·烏里亞諾夫娜——列寧的姊姊告訴我們說當那宣告死刑的悲慘的消息傳到烏里亞諾夫的家庭時，年方十七的烏拉第米爾·伊里支，「臉上現出一種難以形容的表情，喃喃地說道：『不對，我們應該走別的道路。這條路是不行的。』」

所謂別的道路，就是科學的社會主義的道路，這是完全繼承了政治的自由，特權的廢除，平等主義，萬人博愛主義關於這些舊的觀念；而在十九世紀中葉由馬克斯重新確定的一條道路。馬克斯學說的基本原則中，有一項是把舊社會主義從它的可笑而不利的幼稚病中提拔了出來的，那就是經濟和政治的聯繫，社會主義和勞動運動的聯繫。這種聯繫的必要性，我們在今日看來，好像是很明顯的。但這並不是向來如此的。當這道理還不曾剖析明白的時候，那是必須找出這個公式來的。

社會主義佈置「一道國際的網。從馬克斯和恩格爾斯所直接建立的「確定了無產者鬥爭的意識基礎」的第一國際開頭，接着是「替勞動運動預備了一個廣大的發展的地步」的第二國際。科

學的社會主義——跟那些包含着幼稚而激烈的原素的社會革命黨及無政府主義者相反——不用恐怖手段和暗殺。這類的盲目的外科手段，往往粗暴地離開本來的目的，造成意外的結果，這不是科學的社會主義的任務。他的任務是，由利益的分清，意識的訓練以及一種實際的學說的積極聯繫，而「組織」起被剝削者和被壓迫者的大潮來。

因為民粹主義的急劇的機械的分解，又因十九世紀末葉的俄國相當地工業化，科學的社會主義的進展是很快的。列寧是完全投身於其中了。我們看他爲了馬克斯主義的組織和大衆的組織，而與無紀律的浪漫主義和民粹主義的「實際上是反動的」夢想，起了廣大而激烈的鬥爭。（一個證人告訴我們，一八九三年某晚，在莫斯科秘密舉行的一個秘密的「陰謀很大」的會議上——這會議是誰都開口發言的——人們看見「這個微禿的，態度十分別緻的青年，已成爲馬克斯主義者裡面的大頭腦——那時列寧還只有二十三歲——他跟那個著名的理論家V. P. 伏浪佐夫佔優勢地抗辯着。」）

然而，俄國的社會民主主義者的第一次的綱領，却是早在一八八四年，由勞動自由社發表出來的。在這期間，這團體的全體盟員差不多都集合在瑞士的一個湖上的一艘船上開會。起初，這運動幾乎純粹是智識分子（和民粹派一樣）的運動。一八九一年的大饑饉，方才推動了智識分子的先覺者——如普列哈諾夫和阿克塞洛特等，去跟勞動階級接近。那時有許多的小組，許多的同盟。一八九八年在閔斯克開第一次大會，這纔把所有的組織統一起來，而且選出了中央執行委員會，但是因爲大會的多數會員的被捕，種種的決議不能實現。

在這年青的黨裡面，已經發生了某種的分裂，尤其是，如有的人所說那樣，在經濟鬥爭（勞動者方面的）和政治鬥爭（全體民主主義者方面的）之間顯出了分別。

列寧竭力促成團結，而且真正地組織起這個直到一八九八年方才顯然存在的社會民主黨來。在反動當中，在全俄的畜生似的民衆陷於奴隸狀態的時候，在羅曼諾夫朝的獸性的統治之下，在充塞各社會層的，奢侈的監獄官們濫費國帑的當兒，他工作着，他獲得了成功。

由馬克斯主義來組織俄國內外的革命傾向和革命勢力的這個時代，就是我們剛纔所注目的時代了，那是一八九七年，約瑟夫·維沙里諾微支，杜卡徐維里領導起提夫里士中學裡的馬克斯主義團體來——據桑特羅·米拉皮徐維里說，他簡直把一個公共寢室變成了第二個學校。（註）這中學，也和一切中學一樣，是一個被傳統的愚民主義和窒息政策所支配的溫床，而且是操在奸惡的管理人的掌握之中的。

斯大林自己說過：「我們在這裡面受着一種屈辱的統治，遵守着種種專制的規則。在這裡面，到處有着偵探。早上九點鐘，鈴聲就催我們去吃早飯。我們聚集到食堂裡去。吃好飯回去的時候，我們每每看出，當我們吃飯的當兒，人們已經搜查過我們的房間，箱櫃和被褥得七顛八倒……」

雖然如此——而且正唯其如此——這中學却成了個「思想的苗床。」原來，無論怎樣，對於上述的種種事情和別的許多同類的事情的不滿和抗議，終於在這學校裡暗暗的發生起來了。「不（譯者註）這是形容斯大林在寢室裡講演對論的情形。」